

社會性 (sexuality) *

甯應斌

前言

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三篇文章，彼此有著對話關係。我想在前言中大致交代這三篇文章的由來。

在2009年12月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兩岸三地性／別政治新局勢」學術會議裡，我特別提出「社會性」的中文說法，對應著英文sexuality，作為未來積極介入兩岸三地性／別學術的用語。同時也提出以「生理性」取代某些人慣用的「生理性別」，此一中文則是對應著英文sex。

巧合的是，受會議之邀以「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名譽會長兼監事長」身份前來致開幕詞的樹德科技大學阮芳賦教授，在發言的短文中表示兩岸三地的性研究應該將sexuality譯名統一為「性」。我把本文的初稿給阮教授過目後，他立刻大筆一揮，寫了第二篇文章回應。我看過之後，把我的初稿加以修改，我不再強調「社會性」與sexuality的互譯互通，而強調「社會性」本身的中文意義。事實上，「社會性」與「社會性別」的一字之差，正是我提出「社會性」的初衷；這個中文的特性卻是英文中不存在的。

由於阮芳賦教授的對話對象也包括了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教授，我又邀請潘教授加入對話，他也是立即寫就一文。阮教授閱畢後，又寫了第三篇文章作為回應。最後，阮教授自己把三篇文章合而為一，變成現在讀者所看到的版本。故而，這三篇文章有著複

* 本文的部份內容與論點取材自筆者之前發表的其他文章，特此註明。

雜的對話關係，而不是依照時間系列順序的。我的文章受益於阮教授之處甚多，特此感謝。

為何提出「社會性」？為何「生理性」而非「生理性別」？

我認為「社會性」、「生理性」、「社會性別」用語之三角並存，正如英語的sexuality、sex、gender的三角並存，將大大有助於性／別研究在兩岸三地（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推廣。由於「社會性」與「社會性別」在中文裡只有一字之差，「社會性」或能藉助「社會性別」已有的正當性與空間而進入視「性」為禁忌的領域，也批判了那些高舉「社會性別」卻抗拒或排斥「社會性」的取向，同時還指向了「（社會）性主流化」的性／別政治想像。

「社會性」一詞在中文字面上便充分與精確地捕捉了「性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在中文字面上便暗示了：即使不同社會有相同的「生理性」，但是卻可能有不同的「社會性」。「社會性」在分析概念上有別於「生理性（生物性）」——生理性無法決定社會性，而「生理性」在不同社會中可能被建構成多樣的「社會性」，生理性與社會性可能有著複雜交錯的關係。

由上可以看出，「社會性」的使用是平行參照著「社會性別」的說法；亦即，「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社會性別」有別於「生理性（別）」，生理性無法決定「社會性別」，生理性在不同的社會中可能被建構成多樣的「社會性別」，生理性與社會性別可能有著複雜交錯的關係。同時，「社會性」的提出，改變了過去「性」似乎與「社會性別」關係不明顯的缺點，彷彿社會性別可以「去性化」地存在，現在則透過命名而明示了「社會性」與「社會性別」的關連性。

附帶一提的是，目前使用「社會性別」的人往往喜歡將sex稱為「生理性別」，但是我認為應該用「生理性」而非「生理性別」；「生理性」不

但更簡潔，而且是個更精確的說法。首先，英文中的sex指著性徵（如生殖器官）與性行為（如性交），中文的「性」除了指性行為外，也因為「性」指著人的本質與種類別而有「性徵」的意涵，例如中文的「兩性」。生理性或sex是社會性別的構成素材，在過去（或在一般人的眼裡）和社會性別並沒有明顯區分，所以中文會說「兩性」，英文過去也是以sex來指稱後來所謂的gender。不過中文的「兩性」已經蘊涵「兩性之別」，無須「兩性別」這樣的贅詞。其次，中文的「生理性別」字面意義上排斥了性行為，可是性行為當然是構成「社會性別」的重要成份，這是「生理性別」不恰當之處。另一方面，「生理性」就沒有這樣的問題——「生理性」是歧義的，既指性徵又指性行為，而性徵與性行為都是構成社會性別的重要成份。第三，在英文中，sex不但是gender的構成素材，也是sexuality的構成素材。那麼，對應這三者的中文應該是「生理性」、「社會性別」、「社會性」，因為只有「生理性」的中文在直覺上能同時作為「社會性／社會性別」的構成素材。第四，「生理性」與「社會性」在中文有構成相似性，和英文的sex與sexuality的構成類似。第五，「性別」是個社會建構或社會存在，為此人們才使用「社會性別」，其意思不是否定性別毫無「生理性」的構成素材，而是指出社會關係才是決定性別的第一原則（也就是可能存在著生理性有差異，但社會性別沒有顯著意義或重要性的社會，或甚至沒有社會性別存在的社會——因而生理性的差異也可能不再被注意或被分類）。若使用「生理性別」一詞，則恰恰暗示在一個沒有社會性別的社會中，人們因為其生理而仍然有著性別之分。這顯然是誤導的；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只可能存在著不同的生理性。基於以上五個理由，我主張用「生理性」取代「生理性別」。

必須聲明一點，我決不是主張中文的「性」從此要被「生理性」所取代，更不是主張只要看到英文的sex，就將之翻譯為「生理性」，翻譯當然要看脈絡。本文的討論脈絡是在性／別研究中被相提並論之sex，

gender, sexuality的三角關係，本文要闡釋我對這三者的理論理解與提出相對應的中文使用策略。我不是在找出「忠於原意的中譯」或「把普世理論應用到本地」，而是在探究理論原委時，既掌握西方理論產生的初衷，又能從中國實際與政治需要出發，而在中文的使用方面最終能拉出源自特定中國含意的理論用語（這是受到張旭東先生的啟發）。這之所以可能正是因為我們畢竟在使用中文語言，有西方語言無法對應的特性與含意（例如「社會性／別」在中文字面就表示了性／別的社會建構）。

目前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性」仍然是個有些敏感或異端的議題，然而「社會性別」多少已經具有研究正當性。如果未來能以「社會性」為名，作為性／別研究的焦點議題，借用現成「社會性別」的學術空間與發展軌跡之想像，那麼可能會大大減少性議題在大陸學術界發展的阻力；同時也能提醒所有性／別研究者，「生理性」、「社會性別」、「社會性」三者之間密切不可分與互相影響的事實。

或許有人擔心「社會性」一詞在現行通用的意思是指「社會本身的性質」（socialness）或「社會交往的性質」（sociality），因此「『社會』性」與「社會『性』」兩者變得歧義。對此，我並不擔心。例如「同志」一詞在大陸原有通用的意思，但是港台以「同志」取代同性戀，照樣能在大陸使用，還造成邊緣顛覆效果。歧義有時是一種美德或長處。從理論上來看，兩種「同志」（特別是「愛人同志」或「同志愛人」的使用）並不是沒有關係，就是有些人所謂的homosexuality與homosociality的關係。同樣的，社會性的兩個意思，sexuality與sociality也當然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性」的新用法其實延續了「同志」的新用法。此外，或許有人擔心「社會性」太拗口，但是「社會性」不比「社會性別」更拗口，後者在華人學術圈也十分通用。故而，我認為重點不在於語言本身，而在於這種策略性的語詞運用，能否符合需要。這點尚有待考驗。但是本

文在提出「社會性」、「生理性」這些新語詞用法的同時，也是要闡述sexuality與中文之間的關係，以及其背後的理論假設（下詳）。

當然，「生理性」、「社會性別」、「社會性」三者只是分析概念的區分，三者的實際關係仍是理論上的開放議題，例如這三者是否是各自獨立（半）自主的存在領域，無法彼此化約？「社會性／別」是否也建構了「生理性」？有沒有普世與全然非歷史社會的「生理性（生物性）」？「社會性／別」在多大程度上無法脫離「生理性」的物質基礎？等等，都是開放的理論議題。

如何翻譯sexuality? 如何翻譯「社會性」?

不過，「社會性」的提出，也帶來了如何翻譯sexuality之問題。中文的「生理性」、「社會性別」、「社會性」似乎對應著英文中的sex、gender、sexuality。那麼，將「社會性」翻譯成sexuality，或將sexuality翻譯成「社會性」，究竟是否適當呢？

誠如阮芳賦教授指出，目前sexuality普遍被接受的翻譯就是「性」；在許多脈絡中，「性」仍然是sexuality最簡潔的翻譯（我們過去在著作中也一貫如此主張）。例如，即使我們採用了「社會性別／社會性」的提法，而將國外的gender/sexuality study稱為「社會性／別研究」，但是仍可更簡潔地縮寫為「性／別研究」以交替使用。但是另一方面，作為和階級、族群、性別、年齡、國族等並列為重要的社會範疇的sexuality，和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教育、家庭、法律等並列為重要學術主題的sexuality，似乎不是性的生理行為、性的解剖、性的物理化學，而是性言說、性呈現、性符碼、性歷史、性文學、性意識、性認同、性慾望、性象徵、性制度、性規範、性法律、性經濟、性勞動、性關係、性意義、性語言、性存在、性文化、性研究、性知識生產、性的個人特質、性政治等等。如果目前中文的「性」給人的主要聯想仍然是私人、道德、生理生物的性，那麼將sexuality翻譯成「社會性」，在一定的階段與策略

中，會提醒人們性乃是一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種族／性別／科學研究／媒體…等的問題。

以上討論引出了下列諸問題：究竟什麼是「性／別研究」或「性研究」(sexuality study)中的「性」？中文裡使用「性」一詞，是在什麼知識話語／權力與社會歷史條件下，越來越脫離「生理性」而被「社會性」所取代？從何時開始或在什麼語境中我們可以說西方的sexuality約略等同於兩岸三地中文所使用的「性」？這些都涉及究竟什麼是「社會性」？什麼是西方所謂的sexuality？應該如何翻譯sexuality？中國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社會性」（不同於西方的sexuality）？我們過去曾經對這些問題有所闡述，現在則再次綜述如下：

首先，sexuality許多時候可以直接翻譯成「性」，因為它在語言字面上就是sex的另一個抽象說法。當然這個抽象的說法又被傅柯這些人賦予了更理論的意義。當代Sexuality這個觀念的出現可以回溯到西方19世紀的性學家，他們把sex賦予了「過多」的意義，而不只是單純的生理性或生物性，sex開始聯繫到individual identity（個體身份或個體認同）、personality（人格或性格）、individuality（個人特質或個別獨特性），以致於sex還可以有個抽象名詞sexuality，而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性行為或動作。不過有時sex還保留了那個沒有過多意義的含意，所以在指著簡單的性行為或動作（性交）方面，就用sex。例如oral sex，就是口交。但是如果人們認為口交代表了一種特殊心理病態、可能源自童年遭遇或某種個人特質，或者有宗教的意義，或聯繫到一些複雜的心情與慾望狂想等等，那麼就應該用oral sexuality來表達。正如gay sex可以只意味著肛交等等，但是在現代gay sex已經不是那麼簡單了，從事gay sex，意味著那些人有個gay personality，所以很多人也開始用gay sexuality的說法。

因此，我們在翻譯Sexuality為中文時的最大問題就是：當Sexuality

在表達那個抽象含意時，是否可以用「性」來翻譯？亦即，「性」在中文裡面是否已經有了這個抽象意義呢？這就是問題的重點。這裡涉及的是使用中文的這個社會和語境，是否已經把「性」連結到人的個別性、人的心理人格、人的身份認同，還是只是單純的指涉性的動作而已？台灣的中文和大陸的中文語境未必相同，因為兩個社會的性建構歷史過程可能不同，這方面還需要對分斷體制下的互相隔離卻又彼此牽制做更多的觀察和研究。

總之，sexuality的抽象意涵比具體的sex acts（性動作行為）要多。例如My sexuality指的不僅僅是我的sex acts，還意味著這些sex acts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那些「超過sex acts的東西」；sexuality多過而且也不僅僅就是sex acts）；sex acts所代表的這些意義（也就是我的sexuality）和我的心情（mood）、感覺（feelings）、情緒（emotion）、關係（relationship）、慾望（desires）、渴望（longing）、心願（aspiration）、願望（wishes）、狂想（fantasy）、想像（imagination）、自我認同等都有複雜的糾葛（有人因此將這個脈絡下的sexuality譯成「情慾」）；更有甚者，這些多於sex acts的抽象意義，也就是sexuality，（在性理論中）特指的是：這些sex acts and desires等等構成了我個人的特質，或者說，是我這個個人的一種（在性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同理，gay sexuality指的不但是gay sex, acts or desires，而且也是gay personality的展現，以及構成gay personality的特質。就是在這個「（個人）性特質」的意義下，可以進一步延伸出「性身份、性認同、性取向」等等意涵。但是直接將sexuality翻譯成「性身份／認同／取向」這些延伸性的意義也不妥——除非為了文脈清楚而使這樣的翻譯成為必要。因此，sexuality在某些脈絡下也可以翻譯為「性特質」（特別是在涉及「性的個人特質」、「個人的性特質」的脈絡時）。

前面說到，sexuality在涉及抽象的總稱時翻譯成「性」就是最簡單

的，可是我們必須自覺這個「性／sexuality」的觀念是源自現代西方的。過去一段時間中國人所說的「性」就是性交、性慾，或者性的生物特徵（所謂「兩性」）；但是sexuality講的是作為個人特質的性，所以西方人可以問：「什麼是你的sexuality？」那回答可能是：「我是同性戀」或者「我很勇於表達且有點隨便」或者「我的sexuality介於男人的sexuality與女人的sexuality之間」…等等。這都不是中文的語境。例如，我們不會說「那個女人不怕她自己的性」。所以這不是翻譯問題，而是我們文化裡有沒有西方這個sexuality的觀念的問題。

不過，過去西方原來也沒有現代的sexuality觀念，可是從19世紀開始的「性的現代化」過程中，sex在西方被醫學、法律建構成sexuality，這時候就不只是單純性行為而已，而成為個人特質了。將sex建構成sexuality，一方面是對於偏差行為（如各種性變態）的社會控制，另一方面則有促進個人主義的重要作用。個人主義的興起是為了發達當時西方的市場經濟，還有政治文化的轉變；在這裏，性的建構成為一個重要的權力技術，由此衍生出「性身份或性認同」的觀念。我們都有獨特的性心理發展過程，都有性身份，你是什麼性特質，就決定了你是什麼人，決定了你的個人認同和個性。Sexuality（性的個人特質，性身份認同的基礎）由此進一步成為individual personality（個人人格特質）、個人認同與individuality（個性）。

從sex到sexuality的建構是西方「性的現代化」一部份，因為對於所謂的性變態在西方某些國家的法律中有了較寬容的處理；從性科學去了解性變態，知道那不是道德犯罪，而是心理變態，這算是合乎現代的人道主義精神。但是這也同時是性的現代化的黑暗面，性變態從監獄移進了精神病院，從獄卒手裡到了醫院監護手裡，從小牢籠到了社會的大牢籠。同時，sexuality的建構也是形成現代自我與身體的一部份。

過去中國大陸或臺灣沒有西方這個sexuality的觀念，不過隨著西

方性心理學等知識的傳播，人們對於性的理解也開始轉變到接近西方 *sexuality* 的觀念，但是有時還沒有完全反映在日常語言裡。所以，過去我們要翻譯 *sexuality* 的時候要費一番工夫，因為西方的 *sexuality* 有時不是我們的「性」。不過即使在西方，特別是當代理論脈絡中的 *sexuality*，乃是受到傅柯影響後，才特別把 *sexuality* 這個抽象語詞中原本隱約不明的意義明白闡釋後才產生的一種用法。一般西方人有時並沒有很區分 *sexuality* 與 *sex*，但是因為西方有心理分析的文化預設，以及文字的構造 (-ality)，多少可以默會這種抽象 *sexuality* 的用法。換句話說，即使在過去西方，性／別研究講的 *sexuality* 亦不是西方普通人觀念中的性，但是經過一段時間，這個特殊的性的觀念也變得普及了。中國因為缺乏心理分析的普遍影響，文字上也沒有一個簡便的抽象名詞化語尾（除非用「性」，但這就變成了不合直覺的「性性」），過去可以說是沒有 *sexuality* 這種觀念的，只有在近年來同性戀或類似的性少數被建構出來後才開始萌芽。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雖然在民國時期就傳入中國，但是在一個心理分析的性變態觀念沒有普及生根、也沒有充分個人主義化的社會裡，*sexuality* 就只能被當作「性慾」來理解。Frank Dikotter 在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中認為，*sexuality* 這個觀念沒有在中國生根，而且始終把它翻譯或簡單等同於「性慾」，故而也很難從性議題發展出如西方的性身份之「現身」或公民權運動，後者是在個人主義成熟的社會中比較普遍的現象。華人社會的家庭與人際網絡和西方個人主義社會畢竟有段距離，所以過去沒有像西方一樣的同性戀公民權運動（這大概是指中國大陸在20世紀末之前的情況），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有人會認為在華人文化中沒有必要去發展那種建立在西方 *sexuality* 之上的抗爭式之性公民權運動（而且據說中國文化對於同性戀是寬容的、含蓄的）。台灣有些人曾把 *politics of sexuality* 稱為「性慾政治」。Sexuality

雖然包括了「性慾(特質)」的意思，但是若翻譯為「性慾」，會加深原有的誤解。

Sexuality還有一種譯法：「情慾」。這個譯法的缺點是會聯想到「性慾」或甚至無關的「情愛」上。但是有時在講female sexuality, teenage sexuality時，這個譯法也有其好處，因為「女人情慾」似乎表達了女人（more than sex acts）的性心情、感覺情緒、關係、慾望、渴望、心願、狂想、想像、自我認同等複雜的糾葛；而且在pro-sex女性主義者的使用中，female sexuality特指著女人主動與勇於自我肯定的情慾。不過正如sexuality表達了個人的特質，female sexuality（和male sexuality對比）也表達了「女人」的特質（有別於男人特質），是女人本質或femininity構成的一部份。此時，翻譯成「女人的性特質」亦可。

當然，以「性」來譯sexuality，等於是在「教導」中文讀者一個新的性觀念，讓西方的性觀念更滲入中文文化，這是有些政治意涵的。撇開政治不說，有些地方，沒有辦法這樣譯，特別是：Sexuality is something one can have...這類，一個人如何能擁有「性」，這在中文是不通的，故而在這個情況下，只能譯為「性特質」之類。

總之，按照以上的分析，英文的sexuality在不同的脈絡中至少可以翻譯為「性」、「性特質」、「情慾」或「社會性」。最後這個「社會性」算是個新譯法。不過，「如何翻譯sexuality」並不是我們關懷的起點與終點，一方面，我們希望藉著討論翻譯問題來說明英文sexuality所涉及的西方現代個人主義建構，以及這個建構對於中文語境的影響和差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未來中文的「社會性」話語和使用不再僅僅是西方sexuality的一種可能翻譯，而將「社會性」一詞最低地理解為「生理性的社會建構」（社會性別也同樣是生理性的社會建構），此一社會建構當然在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而有不同的建構軌跡；然而不同社會也可能彼此影響（如西方的社會性／別影響了大

中華圈的社會性／別等等)。此外，「社會性」與「生理性」的關係之類問題(例如，「社會性／別」的話語建構與性／別操演有無「生理性」的基礎或身體限制？其在地在建構軌跡與細節是什麼？)都是開放的問題。換句話說，中國的「社會性」可能是有其「中國特色」，並處於不斷角力與矛盾變化中；而中國的「社會性」則可能對其他社會的「社會性」(包括西方的sexuality)有所影響也未可知。

故而，我們會問：中國有沒有自己獨特的「社會性」(不同於西方的sexuality)？雖然中文世界的性文化中過去一段時間並沒有西方的sexuality，但是中文的「性」也不全都是「生理性」，也是有自身的「社會性」。因為中國社會與文化也不乏對於性的社會教化等等，民國時期即引進了西方的性學或變態心理學，且在法律、習俗、民間話語、小說與早期報紙專欄、廣告、新聞中，也有中國式的性的社會建構。這當然不會等同於西方現代個人主義的sexuality建構，但是也是一個不斷將「生理性」建構為「社會性」的過程。這方面的認識還有待未來更多的研究。

所以，「社會性」這個中文語詞的提出，可以獨立於西方的sexuality，而指向華人社會的「生理性之社會建構」。總之，我們之所以特別在本次兩岸三地會議提出「社會性」，如前所述，有重要的策略考量。關於這一用語的實用性與恰當性，還有待各方高明指正。

